

山东省沾化县这个不足40万人口的欠发达县，除了一名县长、六名副县长（其中一名挂职）之外，竟然另有15个县长助理。有当地干部和群众说，沾化县政府领导班子快成了“千手观音”

一个县22个县太爷意味什么

过去一个县只有一个“县太爷”，而且这个“县太爷”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党政军”一把抓，从管理地域上来说，过去的县域面积普遍比现在的面积大，交通上跟现在更没法比。当然现在的工作多了，分工细了，所以机构要比过去的大得多，这一点老百姓都能认可。尽管如此，一个40万人口的小县竟然设置了22个“县太爷”仍然令人震惊，这22个县太爷意味着什么呢？

不管是县长、副县长还是县长助理，在老百姓的心中那都是“县太爷”，22个“县太爷”就意味着要有22个“县长办公室”，要享受22个“县级待遇”，如果一个“县太爷”要配一辆小车，那就得22辆，22辆小车就得22个县太爷司机，如果没有这

些小车，那现有的车辆也必须要服务22个“县级领导”，如果一个“县太爷”要配一个秘书或一个“身边工作人员”，那至少也需要22个。

县政府要召开会议，那主席台上至少就要摆放22把椅子，按照我们的“惯例”，在会议上可能就要有22个领导“作重要讲话”。而且每个人的讲话下面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与会人员就要一个一个“领会精神”，明明一页纸能说明的“精神”，可能就要22页，下面传达“会议精神”，也要一个一个地传达，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摆不正关系”，电视台就要一个一个“特写”，没有半个小时，“县太爷”的活动也播不完。

如果“县太爷”都要到一个乡镇或单

位检查布置工作，一天去一个，乡镇和基层单位主要领导就可能一个月不闲着，都陪“县太爷”“工作”了，而要汇报工作，那就辛苦了，哪怕一个“县太爷”汇报半小时，也够下面领导折腾好几天的了。老百姓想找“县太爷”反映问题，那可要先费一番心思，就是把这些“县太爷”都认全了，也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

别看官多误事，不过也有好处，要是有人想拉拢“县太爷”，别说送礼行贿的“成本”要增加好几倍，就是把“县太爷”们请到饭店吃顿饭，起码就要摆上好几桌，要想一个一个碰杯酒，没有一瓶的酒量，估计先倒下的只能是自己。

南方都市报（上官一竹）

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日前统计二季度319家职介机构的数据时发现，裁缝成了京城劳动力市场最缺的人才，北京市各单位需求2586名裁缝，求职者却仅有326人

北京最缺“小裁缝”

人民日报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换服装的频率也在加快，加上我国生产的服装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导致裁缝在大部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供不应求。某培训技术学校曾经免费培训缝纫专业的学生，半年后这批还未结业的学生就被一家服装企业以每人500元的补贴费预订一空，此后上门来招工的企业依然络绎不绝。裁缝工的收入也在抬升，一些城市服装企业缝纫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已达1500元以上，技术较好的熟练工突破了3000元。

北京最缺“小裁缝”，是技能人才紧缺的集中反映。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统计还显示：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上职高、技校、中专技能型人才缺口巨大。不独服装行业，印刷业、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机械等行业也都面临着技工短缺的窘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6年公布的数字表明，目前2.7亿城镇从业人员中，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具有相当水平的技能劳动者只有8720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3%。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约186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21%。

技能型人才的紧缺，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据报道，目前我国高档数控设备的利用率不到30%，有的甚至不到20%。因此，破解“技工荒”，首先应当创新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尚技能型人才的氛围。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必须在政策、制度、措施等层面着力，构建和完善技能人才的评价、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激发技能人才的创造活力。在职业教育发达的澳大利亚，一个优秀的电工的收入并不比一个教授的收入少，也不会因职业差别而受到歧视。只有当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尊重，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才愿意当技工。

（冯华）

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会不会侵犯乘客隐私？广东中山有出租车公司考虑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在昨天记者的采访中，市民对此意见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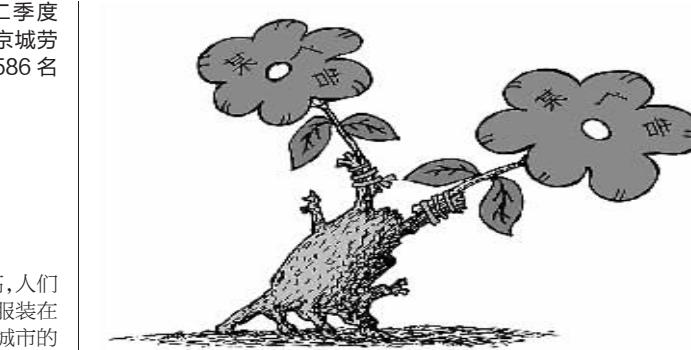
装摄像头保存证据

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该家出租车公司汤经理，据他介绍，目前该公司正在对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做可行性研究，主要调查摄像头监控系统的实用性。

汤经理表示，之所以考虑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主要是为了防范出租车司机被犯罪分子侵害。一旦有犯罪分子抢劫司机，或者坐“霸王车”，出租车上的摄像头就可以记录犯罪证据。“另外，如果出租车司机与市民发生各种纠纷，摄像头保存的录像资料也可以作为判定双方责任的依据，从而更好地监督司机服务质量。”

安装位置值得商榷

汤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仍然存在着种种困难。



枯树开花
图 News cartoon
作者 白音德力格尔

砍价师职业在上海悄然兴起

新京报 买建材、购婚庆用品，要一家家店货比三家，讨价还价显然太累。眼下，一种名为砍价师的职业在上海悄然兴起。昨天，在中山公园多媒体广场，一场火爆的团购活动在如火如荼地举行，职业砍价师正为1000多名网友集体讨价还价。

在团购会上，从事“砍价事业”已有2年多的齐家频频还价。现年29岁的齐家当砍价师前在广告公司工

作。“请你再考虑一下……不行对吧。如果今天大家谁买了×商家的东西，就是叛徒！”“打7.5折？不同意？7.5折！不接受就先考虑一下，否则今天就没订单了！”他的砍价方式迎来网友的热捧，场下一度发出掌声。

记者了解到，一些团购网站如上海团购网、我爱我家等纷纷推出了职业砍价师，为网友争取到最低的折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尚青）

新闻晨报 停业四年的南京东路61号地下室的“海上情怀”旅游纪念品市场，如今又以“61街”小商品市场的面貌，出现在繁华的南京东路上。但在享有“中华商业第一街”美誉的南京路上，是否适合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业态存在？各方人士发表了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在大商场林立的南京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小商品肯定能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但也有人认为，小商品市场的存在，似乎不太适合南京路“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定位。

南京东路61号地下室，在四年前曾经是“海上情怀”旅游纪念品市场。2003年1

小商品市场入驻南京路引争论

赞成：将受中外游客青睐 反对：难符“商业第一街”的定位

月“海上情怀”在社会各界关注和期待的目光下开业，可不久，一场“非典”给市场带来重创。之后，又受到当时相关房产可能被整体转让的影响，整个市场开业没几个月就宣告停业。

“61街”以小商品市场的业态出现在“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上，这引起了不少商业界人士的关注。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齐晓斋告诉记者，南京路在上海的商业“四街四城”中，客流现排首位。目前，不管

是市民还是游客，消费层次拉得很开，因此，在大型商业设施很多的南京东路上，出现小商品、旅游纪念品市

场是可喜的。特别是对一些外国游客来说，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小商品，更吸引他们的眼球。齐晓斋认为，黄浦区在“一区一品”上的定位是“旅游纪念品”，而“61街”小商品市场的定位与之颇为吻合。

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孙元欣则认为，小商品市场的定位，似乎不太适合作为都市商业中心、上海城市形象代表的南京路。从目前来看，市场刚开业，它的生命力究竟怎样还很难说。（张谷微）

题。例如，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就值得商榷，如果安装得太明显，一些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前，往往第一时间就会破坏摄像头，这样整个监控系统就会失效。

但是，如果摄像头安装得非常隐蔽，普通市民坐上车后不知道车内有监控系统，又可能会侵犯到市民隐私，乘客对此会有意见，甚至会

己心里会更加踏实，摄像头就是出租车的“黑匣子”。

开了8年出租车的司机老吴昨天告诉记者，坐出租车的什么人都有，尤其是晚上开夜车，不仅自己担心，就连家里老婆都提心吊胆，害怕遇到坏人抢劫，如果安装摄像头，就放心多了。

还有出租车驾驶员表示，安装

在中山一家商场工作的刘女士昨天表示，她个人认为，给出租车装摄像头是一个好办法，不仅能够保障司机的人身安全，而且还能保障乘客的人身安全。还有市民认为，自己在出租车内不会有违法举动，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没什么不敢面对的，也就没有必要害怕安装摄像头。

传播到网上，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还有女性市民也表示，不能接受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夏天大家都穿得比较少，如果摄像头安装得很隐蔽，拍到走光就太没有面子了。”

律师 不属于侵权范围

昨天，记者就出租车内能否安装摄像头，采访了法律界人士。广东集大成律师事务所郭泽亮律师告诉记者，出租车内应视为公共场所，不属于隐私权行使的范围。乘客在出租车内做一些私密行为，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开性，即使车内不安装摄像头，司机也会看到乘客的所谓隐私，因此，安装摄像头不构成侵犯市民隐私。

郭律师建议，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时，应当注意安装的位置，不能故意拍摄乘客容易走光的部位；对于所摄录的内容，应严格保密，只有在侦查、追诉犯罪时，才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查阅。如果出现恶意传播及用于商业用途等情况，监控方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广州日报（王峰）

出租车内将安装摄像头？

广东中山有出租车公司考虑以此方式保护、监督司机，市民对此意见不一

摄像头是一件好事，晚上时常会遇到喝醉酒的乘客，有了摄像头，开车时就多了一些保障。

赞同能够保障人身安全

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市民怎么看？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位中山市民，大家对此意见不一。不少市民对安装摄像头表示赞同，称能够保障安全。

反对侵犯市民个人隐私

但是，也有不少市民对安装摄像头提出了异议，大学生小刘表示，自己坚决反对在出租车内安装摄像头，一上出租车就被拍摄，明显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如果一对情侣上了出租车，坐在后排互相拥抱，被出租车摄像头拍下来，这简直就成了偷窥。而且拍摄下来的内容万一被

子女没有工作，不少退休老人爱子心切，担心他们将来生活会缺乏保障，于是从微薄的养老金中拿出钱来替子女缴纳社会保险金——

老人“埋单” 为子女养老

上海老年报 俗话说：“养儿防老”。可如今，一些父母还要为子女防老而操心。读者彭小华近日向本报反映，本市丰庄小区居委会不久前组织老年人赴北京旅游，当大家纷纷报名参加时，一心向往去北京旅游的朱老太却迟迟不见动静。老姐妹问其缘由，朱老太不由叹了口气：“我非常想去，但自己这点养老金，又要看病配药，又要帮儿子每月缴纳社会保险金，哪里还有钱去北京呀。”

记者在采访浦东新区社保中心及沪东新村街道、塘桥街道、北蔡镇街道、五里街道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等相关部门后发现，像朱老太这样的退休老人，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为失业或无业子女未来养老“埋单”的现象比较普遍，工作人员都接待过不少类似的老人。浦东新区社保中心每月都有数十位老人前往咨询相关问题，北蔡镇街道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平均每个月有十多位老人前往为子女缴纳社会保险金。

记者从劳动与社会保障电话咨询中心了解到，现在无业或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金需和医疗保险金一同缴纳，合称社会保险金，按自由职业者标准缴纳，每月缴纳金额最低为561.7元（城镇标准）。五六百元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塘桥街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老人很苦，他们自己靠一些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还担心无业子女将来的养老问题，等于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为子女缴金。而子女大部分是有劳动能力的，但他们总是抱怨工作辛苦、就业环境差、找不到工作而长期游手好闲，成为典型的‘啃老族’。”工作人员经常劝老人们不要这样做，但一位老人的回答让他们印象深刻：“没办法啊，自己的孩子我总要管，孩子现在没工作，没人帮他缴养老金，将来他退休怎么办，我再苦也要让孩子将来的生活有保障，这样死了才会瞑目啊。”

有关专家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忧，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建勇教授认为，这些老年人对子女生活状态的重视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生活状态的重视。老年人是弱势群体，养老金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基本保障。用自己的养老金为子女缴纳社会保险金，既导致了老人现有养老保障水平大幅“缩水”，生活质量下降，又不利于加强青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容易使子女滋生过分依赖、不思进取等消极行为，客观上也助长了“啃老族”群体的壮大。（朱琳娜 孔艺）